

夜光杯



人生出彩 (篆刻)

梦想成真 吴伦仲

金秋十月,到新疆,最喜欢看的是胡杨林。导游告诉我们,种植养护胡杨林,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更重要的是为了防风固沙!胡杨林是荒漠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天然屏障!“哦?”见我们有点惊讶,导游又说,“胡杨林为了防风固沙,一千年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

我指着林中那些或挺拔干枯,或倒卧在地的胡杨躯干,非常震撼!我说:“扎根边疆,甘于奉献,至死不渝,这就是胡杨精神吧!”导游说:“正是!”

其实,在新疆,自古以来具有这种“胡杨精神”的人很多,最令我敬佩的是红其拉甫边检站的官兵们!为什么?

一是缺氧。边防站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48%。那天,我刚下车,便觉得心慌头晕,胸闷气短,赶紧吸氧,方才缓解。二是艰苦。火烧不开,最高只能烧到70℃;尤其是常年冰天雪地,寸草不生,严重缺少蔬菜。

可是,晚上吃火锅时,

我却看到每个人的盘子里都有一把绿油油的青菜。王站长看出了我的惊疑,笑道:“这些绿色蔬菜都是我们自己大棚里种的。”

我有点不信,问道:“你们站里有大棚种植专家?”“当然。”站长肯定地说。我想见见这位专家。

帕米尔高原上那一片绿

葛昆元

站长说:“这位专家可忙了!这两天到周边乡镇去指导塔吉克族农牧民大棚种植技术了。他的故事很感人。请政委给你讲。”

范政委介绍了这位“专家”的感人事迹后,让一位战士带我们到大棚实地参观。这位“专家”叫孙超,1996年底入伍,来到红其拉甫边检站当了炊事员。当时,官兵们因为经常吃不到新鲜蔬菜,严重缺乏维生素,导致头发脱落,嘴角溃烂……

1997年,孙超19岁生日那天,排长和战友给他们端来一碗菠菜卤水面。这是他入伍后第一次尝到新鲜蔬菜。但他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吃,便用筷子将菠菜叶子撮起来送到战友的嘴边。战友们却个个恨

着干裂的嘴唇躲开了。最后,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战友们才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完了这碗面。这时,孙超再也忍不住,抱着排长号啕大哭。他发誓要在帕米尔高原上种出新鲜蔬菜。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在家里种过菜,在高原种菜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然而,尽管他卖力地松土施肥,种上了土豆、白菜、胡萝卜这些容易成活的“老三样”蔬菜,但是白菜开花不长叶,胡萝卜抽茎硬得像木头,失败了。

孙超不泄气。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参加培训,学习大棚种植技术;一边对土壤进行大规模改良,然后又试种西红柿和辣椒等蔬菜品种。可是,又失败了。虽然,他非常难受,但还是咬牙坚持。他多次写信向高寒地区蔬菜种植专家请教。每天趴在地上测地温、量酸碱。经过100多次的试验,终于突破了关键技术问题。大棚里终于长出了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那天,孙超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他趁热打铁,挑出30多种适合高原种植的蔬菜,开始规模种植。终于在帕米尔高原上创造出“万仞雪峰,十亩江南”的奇迹,改写了多少年来战友们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

之后,孙超高歌猛进。接连攻克了高原冬季种植蔬菜和高原室内养猪养鸡等难题。不久,官兵们的新鲜蔬菜自给率就达到80%;猪肉、鲜鸡蛋自给率达到90%。

孙超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帕米尔高原。当地塔吉克族群众纷纷向孙超请教大棚种植技术。孙超先在电视上向各族群众传授高

原种植、养殖知识,而后经常深入乡村,帮助农牧民解决了大棚建设、种植技术等难题。农牧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木秦汉”(塔吉克族语:精英、专家)。

2009年8月,一家央企老总去参观大棚种植养殖基地后,钦佩地对孙超说:“你复员离开部队后,就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吧。”孙超

笑着回答:“红其拉甫就是我成长的摇篮,我还没有离开打算。”“我今后还是继续在部队为战友们种好菜,养好鸡,喂好猪。”

这就是可爱的红其拉甫边防检查站的战士!他们坚持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为了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一片绿,为了祖国的安全,甘愿扎根边疆!

从腊八开始,诗词里的腊八粥

王丽娜

腊八开始,过年的感觉就渐渐浓了。一年的辛苦,经过秋季的收获,谷满粮仓,年景恰好。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趁着冬闲享受一年收获的幸福时光。“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是春节的序幕,可见古人的重视程度。

提到腊八,免不了和腊八粥联系起来。腊八粥是何时开始的习俗?不妨从文字记录中寻找。北齐魏收有首《腊日》诗:“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情。”寒凝大地,数九时节,人们摆肉酒以祭祀百神,感谢福佑,抒发敬神之情。从唐诗里寻找腊日情景,大抵还是与酒肉相关。杜甫的《腊日》说:“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看来在唐朝,腊八和粥还是不相干。

宋朝就不同了,吴自牧撰《梦粱录》卷六载:“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寺等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此时,腊八煮

粥已成民间习俗。在宋代陆游的诗中,我们

看到了“今朝佛粥更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甚至,帝王还有以腊八粥来笼络众臣的,元人孙国祚作《燕都游览志》云:“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以米果杂成之。品多者为胜。”再往下明清的腊八,都有了腊八粥的存在。明朝王彦泓《残岁即事》云:“雪霁寒新腊八天,侍儿擎烛过妆前。肉糜旧话重拈起,引得红腮一笑嫣。肉糜粥,俨然是咸味腊八粥。

清朝张问陶记忆里的腊八粥是乡愁滋味,“旅食一匝怜佛粥,乡心万里入梅花。”家国万里,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那声音如同古老的乐曲,绵延悠长。粥的滋味,就是家的滋味。

家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蕴藏着的爱与理解,唯有岁月的印记,情感的寄托。腊八粥,热气腾腾之中粥的香味,从诗词的深处飘逸而来。你端出来满室的温暖芬芳,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这万般滋味,就是代代传承。

“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进入寒冬腊月,院中蜡梅精神头足足的,黄灿灿的花朵逗引人。我按捺不住,选出几只梅瓶,剪下几枝梅,谋划三思,插入瓶中,给室内带来一缕馨香、一份喜庆。

天寒地冻,蜡梅树叶由青变黄,一片片如羽飘落,躲在叶下的花朵露出笑脸,一朵朵晶莹剔透,绽放在细小的枝丫上,生机盎然,吐着芳香,令人心旷神怡。明朝的《花疏》记载:“蜡梅是寒花,绝品,人以腊月开,故以腊名,非也,为色正似黄蜡耳。”蜡梅非梅,属于蜡梅科落叶灌木,而梅花属于蔷薇科,是落叶乔木。蜡梅腊月开花,色黄香浓;梅花早春开花,红粉香淡。许多人将蜡梅认作梅的一种,是为误也。宋代王十朋诗说:“非蜡复非梅,梅将蜡染腮。游蜂见还讶,疑自蜜中来。”

在色彩单调的日子,自己动手,小确幸带来融融暖意。冬日插花,瓶花以单枝为妙,双枝则俗,多则无趣,韵致全无。不宜照明人文震亨的说法,“枝宜瘦巧,不宜繁杂。若插一枝,须择枝奇古;二枝须高下合插。亦只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阐述可谓细矣,要求插花自然有趣、有韵味。

古往今来,咏梅的诗词不计其数。所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给人以美感,给人以享受,独到天成,千古诗句写出了蜡梅的仙风傲骨和飘逸含香。从前,一到蜡梅花开放季节,无论走在哪条小巷或者某个小院外,不经意间,缕缕清香就会随风飘来,闻香寻花,就会在某户的前庭后院看到一树蜡梅凌寒独放的芳姿。淡黄的花朵悄然地开满褐色的枝干,在寒风中,在雪花里,显得那么地神清骨秀,高洁雅致。清幽的香气弥漫小巷,连月儿也悄悄地爬上树梢,不时偷窥梅花的花容。

玉质金作裳,山明风弄影。蜡梅虽是灌木,不知何因,却极少见林栽群植,不似梅花,到处是梅林花海,早春二月绽放时,林下游人如织。或许,玉质般的蜡梅就是寂寞的花儿,专为温润孤冷的日子而来,庭外院内、窗前案头偶养一株,朔冬腊月,有一枝蜡梅做伴,便足使枯季寒冬添香增色,美何以堪,幸何以甚?

家里这株老桩蜡梅,在万花皆睡时,它醒来便伸展开手脚。院子里,四季里除了冬,便一直是热闹的。你赶着我的脚,我牵着你的手,一朵花,追着一朵花,花与花,皆追逐着,比着开放,总是在每天阳光明亮地照耀时,一簇一簇开到闹人。我只好各处转转,把每一朵新开的花都看到,把每一株花的新数都点到,看够了,点到了,这一天的日子活色生香。在腊月里,有蜡梅陪伴,自感冬日生活也是美好的。

当然,如遇大雪,踏雪寻梅,看看雪中蜡梅绽放的姿态,顿觉满园春色,不经意间,一味暗香掠过鼻翼,嗅着寻着,才发现蜡梅开了,一粒一粒的小骨朵,含着心思一样,一个远离着一个的,粘在枝条上,一朵朵开出来。那满枝条的花,只开到春来,冰也消融,也还在漫天漫地的,把清浅的幽香送给天地。

阳光充足之时,看书累了,出门闲逛,头顶是瓦蓝的天,逆着阳光看那开满金黄花骨朵的蜡梅,一粒一粒缝缀在枝条上,那灵魂、那姿色、那性格,都会给人美的灵感和心灵的愉悦。回家再细看案几上的瓶花,感叹生活确实不易,好在新的日子大有盼头,奋力一跳总会前行……

插枝蜡梅过新年

管苏清



「风头如刀面如割」

朱全弟

2023年冬至,上海全线进入0℃以下模式。家里温暖,出门不知要穿多少衣服,试着去倒垃圾,走出大楼,寒风迎面袭来,一个哆嗦,把我惊到了,穿着棉裤外加绒线裤,风还是往里钻,冻彻骨的感受又来了。寒冷对于我们,久违了。返身,穿上厚厚的羽绒服,戴上绒线帽,加一件高领羊毛衫,很暖和了。

入冬最冷一天,谁怕?去打球。坐上公交,想起前不久,在车上听到后车厢郊区老人的本地话,十分亲切,三四翁姬在闲聊,说以前手上、脚上、耳朵,甚至脸上生冻疮的窘事。哎呀!我以前就是深受冻疮之苦,特别是冬天洗衣服,两手浸入冷水那针刺般的感受,记忆犹新。家里有一本《乐府诗选》,一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印象深刻,马犹如此,何况人乎!

那时,人们穿着单薄,冬天手裸露在外更容易生冻疮。下雨天,上学贴着墙根走,难免被淋湿,也许现在年轻人问:为什么不带伞?家里人多,不可能每人一把伞。有时连套鞋也是破的,袜子湿了,脚一片冰凉。如今,冻疮在城市里几乎绝迹,我有点想它的模样了。很久以前,奉贤区塘下镇有个乡村医生,绝招就是治疗冻疮,如果他还在,“武功”恐怕废掉了。

冻疮,我小时候生。工作后吃饱穿暖没有问题,但我是建筑工人,轧钢筋时戴手套不利索,因此每到冬天,冻疮依然如约造访,遇到下雨,手套也湿了,更痛苦,也无解。我后来调离建筑单位,从露天作业到工厂车间,上面有屋顶,四面有墙壁,我的冻疮才慢慢地告别而去。天再冷,我也不怕了,现在更是,衣服多,女儿还在不断买来新的。

遥想2021年最后一天,冷,我出去了。2023年冬至,报载徐家汇最低-5.1℃,我依然出去了,不畏寒冷,当然体感是有的,不喜欢戴口罩的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凌厉。说到了,便想起我从年轻时非常喜欢岑参的边塞诗,极寒、旷远、慷慨的悲歌,令人陡然生出苍凉豪迈之气。我在新疆的越野车上突然看见“轮台”的地名标志,心里激动得要命,可是我不能如愿去那个地方。而因为岑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诗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有浮生我欲追随而去的遐想。

人之老不可违,天太冷,往往是考验伸与缩的分水岭。但不出门,躲空调,绝非最佳选择。相反,做好防护保暖,外出体验,适当冻一冻,又何妨?冬至这一天,我到乒乓房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球,打开包裹而蜷缩的身体,活动筋骨,加速血液的流动,然后洗一把热水浴,未喝酒,胸膛日开张,心里着实美得很……

为什么最寒冷的日子,我也外出呢?不是逞强好胜,刻意为之。我已经没有挑战的脾性了,对人与大自然,皆如此。只是我行我素,不经意间,成了不随大流抑或反其道而行之的倔犟人。但愿朋友莫笑我!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合上手里这本《丰子恺家书》,我揉了揉眼眶,放松一下眼睛,已经连续阅读2个多小时了,还是舍不得放下。这本书有337页,非常厚,但是读起来一点儿不费劲。书中是丰子恺先生写给至亲的家书,195封,其中有180封是写给小儿子丰新枚的,另外开往送给丰新枚的47幅画。

开往上海的“复兴号”车厢里温暖如春,透过列车宽透明的玻璃窗,我看见窗外密密的雪花洋洋洒洒,田野里一片银装素裹,列车像一头巨蟒撕开层层雪幕飞驰在广袤的原野。今冬第一场雪并没有让我觉得寒冷,我的心头热乎乎的,全是因为这本《丰子恺家书》,透过文字,我看到一位慈祥的父亲对孩子的关爱之心,健康、交际、日常生活无一不交代,衣物、用品、饮食也是处处关心,很多书信中还表达了对对外出求学的孩子深深的思念之情,读起来让人动容。

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2023年6月9日,在朋友的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丰羽,《丰子恺家书》的编者、丰新枚的儿子、丰子恺

先生的嫡孙。当朋友向我介绍这位笑意盈盈的朋友就是大师丰子恺的嫡孙时,我心中颇为震撼。谁人不知,丰子恺先生是弘一法师的亲传弟子,在绘画、散文、书法、翻译、金石篆刻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自年轻时,我就非常喜欢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和漫画,而他的后人如今就站在眼

家书伴我温暖行

梅雨墨

前,我焉能不欣喜万分呢。在交谈中,我得知丰羽拥有双博士学位,事业风生水起,不由得向他表示钦佩,而丰羽只是谦逊地表示自己并无多少过人的才华,都是蒙祖上之德。后来,我得知丰子恺的七个子女个个成才,更对先生的教育方法表示出很浓的兴趣。丰羽表示,下次相聚一定送我他编撰的《丰子恺家书》,也许可以给我解惑。

没有想到,我和丰羽的友情会越来越深。8月4日,丰羽出差合肥时专门赶到淮南看望我,我非常感动。甫一见面,他就递

给我一个袋子,里边是他亲笔签名的两本书——《丰子恺家书》和《丰子恺画文集》,非常珍贵的礼物。

翻开《丰子恺家书》,首先看到丰羽写的序:胸襟须广大,世事似浮云——忆我的爷爷丰子恺与我的父亲丰新枚。丰羽写到父亲丰新枚是爷爷最小的儿

子,小名叫“恩狗”,出生在抗战期间举家逃难路上的桂林,后来通晓六国外语,能背数千首唐诗。随着丰新枚考上天津大学,父子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多年数百封的通信,除了嘘寒问暖、相互关心,还有唐诗接龙、宋词藏字,读圣贤书,习天下理,默契地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序的后边是丰子恺先生为五个半月的孙儿丰羽画的一张画像,小脸圆圆的,十分可爱。在家书的88页第54封信中,丰子恺写到自己虽然已经卧床一个半月,但看见小羽来,仍然开

心地画了像(附信内)留作纪念,还十分兴奋地写道,“大家说这孩子特别壮实,额部像父,口鼻像母”。“小羽”大量地出现在了丰子恺的书信中。我们看得出,先生非常喜欢孩子,这或许是他许多绘画的灵感来源吧。书中收录的47幅送给恩狗的画,把一个个妙趣横生的生活画面——定格成隽永的画作,成为留给世人永恒的经典。

我曾经听丰羽说过,他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与所有丰家第三代孩子都是双名不同,丰羽认为,这承载了爷爷对父亲无限的爱和遗憾,以及希望和期盼。而我,我觉得,应该是丰子恺先生希望自己最喜爱的嫡孙一辈子都生活得像一枚羽一样,轻盈而浪漫吧。

“复兴号”继续向前飞驰,我捧读着这本家书,想着即将与家人团聚,一路温暖。

女儿有个红色小行李箱,每次出游,里面一半放玩具,一半放书。

十日谈

一路书香 责编:郭影

